



中国人的生活系列

家在青岛

吴正中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家在青岛/吴正中摄.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6

(中国人的生活)

ISBN 978-7-5452-0393-6

I.家… II.吴… III.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青岛市—

摄影集 IV.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9002号

总 策 划 王 刚

执行策划 颜 文 斗

责任编辑 金 嵘

封面设计 胡 斌

版式设计 颜 英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家在青岛

著 者 吴正中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90X1240 1/20

印 张 10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393-6/J.218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电话: 021-64855582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中国人的生活系列

家在青岛

吴正中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
我敬爱的母亲和已故的父亲。
以及为青岛的发展胼手胝足打拼、贡献心力的人们。

目 录

序 放松的打量，平然的同情与善意的调侃/5
当青岛正年轻/9

徜徉在青岛/13
在“波螺油子”路/45
在崂山大院/59
在中山路/75
在里院/93
在蜗居/113
在谋生的路上/133
在拆迁/159
在青春美丽时/175

那些被改造的和未改变的/196

放松的打量，平然的同情与善意的调侃

刘树勇

1979年，栈桥海边吴正中和未婚妻的自拍像。当年前海栈桥海域没有高楼大厦，一片寂静。



人的作为，比如一个摄影师的作为，往往受惠于（同时也是受限于）他的秉赋性情和知识构成。性情好说，天生如此，改起来也不大容易，所谓的本性难移。知识构成要复杂一些，虽说是后天所赐，却不单是指他读过些什么人的书，受过哪种学说思想的教化。其中更重要的，却要看他的出身门第，生活际遇，时代风尚之于个人的习染迁化，所谓的在现实社会当中累积的人生经验，会成为他一生知识构成其中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

有些摄影师做事，与他的知识构成有紧密的关系。现实经验，思想学说，某一时代流行的价值系统与具体标准，会成为他特别关注的东西。这样的人做起事来，往往紧随时代潮流，喜欢新颖的视觉样式，多谈重大的社会性话题或者思想性话题，执意要让自己的照片里充满各种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没有这些意义的，也要来谈谈什么艺术性价值。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中国的摄影师多有这个强制性的倾向。“四月影会”、“北河盟”、“陕西群体”的实践，今天看回去，大致如是。

另有一些摄影师做事，性情第一，哪怕在他人看来是独持偏见，却是一意孤行，自己一个人在这世界的角落里不间断地鼓捣着一件事儿，不大容易受当时社会各类风尚标准的影响牵引，也不喜欢看他人的脸色行事，甚至还有意地回避知道那些个标准和潮流。时日一长，做得东西有一种特别的意思。几十年之后，众人再回头看过去，他的东西便会有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面目。摄影师如张海儿，如吴正中，如陆元敏，皆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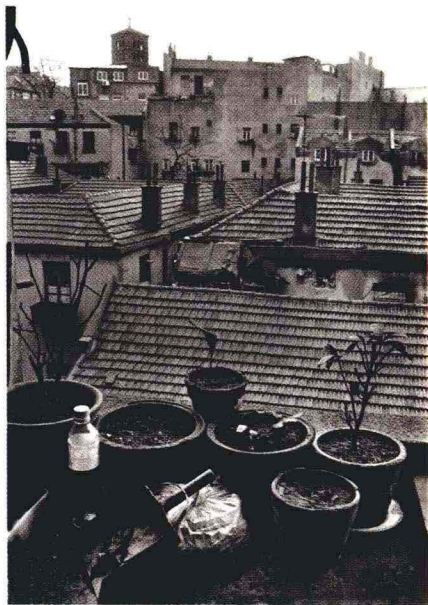
当然，你会说张海儿的照片是另一回事儿，他早期的那些非常个人化的、带有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的阴晦压抑的影像纯粹是个人心境的视觉呈现，与吴正中和陆元敏的更偏重于城市社会现实瞽瞍记录的影像不是一个路数。说得不错。但我要说的是他们那种自外于主流价值潮流的处世状态，而不

是说在影像形态上他们有什么一致性。

吴正中的影像一开始就有一种无关宏旨的世俗视角。近日看到他上个世纪80年代时拍的照片,也不过是一些街道上的过客,工厂职工上班中间做个广播体操什么的,与当时那些京城摄影师拍的革命群众在天安门聚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志青年在公园里发愤苦读等等迥然不同。以我个人的理解,这恐怕与他个人那种特别的性情有关。正中生在青岛,70年代当过兵,海军。画过画儿,还进浙江美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呆过一阵子。退伍后进过工厂,大公司。炒股票挣过大钱。在我等一个月百十块钱的时候,他已经有过百把十万了。当然,转眼这钱又没有了。老吴一下子没事儿干了,闲着也是闲着,就背个破尼康相机,揣上几个黑白胶卷儿在青岛老城区四处转悠。90年代后期,《半岛都市报》在青岛创刊,邀他来做摄影部主任。他对当官不在行,成天还跟个民工一样加班干活儿。一天晚上加班很晚时走着回家,路遇一群歹人欺负一女子,老吴火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扑上前去英雄救美,结果被俩歹人用刀捅了,差点儿就没命了。躺医院里时我们几个朋友坐火车去看他,奄奄一息,说话慢悠悠的,跟忽然悟通了一切的高人一般。人世间的破事儿,所谓的酒色财气——都经历过了,老吴这一下子更明白了,对于那些声名利禄更加的没有感觉了。伤好之后,上班没多久,报社叫他转去广告处干活儿,老吴不喜干。于是就去了份财经日报,还是做摄影的活儿,继续背个破相机四处转悠。

这一转就是十几年。转归转,老吴却没有多少担当。上世纪90年代中国摄影师普遍的影像实践,是假人道主义关怀为名,专门去挑那些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来拍。在摄影业界,这种努力是要以翻译而来的“纪实摄影”这一概念为借口,抵制中国新闻摄影长期以来那种一味歌功颂德为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服务的奴性姿态,重新找回摄影应有的现实记录功能与道德尊严;在个人来说,这种努力可以建立摄影师良好的道德形象并获致作为一个中国当代重要摄影家的声名。这种倾向在整个90年代蔚成潮流,也代表了当时中国摄影业界最重要的价值标准。

但吴正中对这种影像潮流的反应似乎比较迟钝。他好像一直就没有这样多复杂艰深的考虑,也没有意欲要将自己的摄影当成一件什么大事来做做的目标。他只是一个成天在街头乱逛的游手好闲者,由着自己的好奇性情,四处打量着他生活的周边街道、院落那些混乱嘈杂的景像,以及那些在这座海滨小城以各种方式讨生活的平头百姓。比如他用黑白胶片拍摄的一组《小买卖》,数量甚巨,内容广涉青岛一地平民生活的各种形态和琐碎细节。他拍自己家东边那条波螺油子路一带百姓的日常生活,拍得也真是仿佛家人自说自话,没有半点儿疏隔生分。你说他这些照片有多么深刻的悲悯在其中,谈不上。你说他麻木不仁?更不是。他知道自己与他们同样是庸常平凡的人,过着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他的摄影改变不了什么,被他拍过的人也并不寄望于他的照片能对自己的现实境遇有什么实际的改变。老吴只是一个手攥着一架破相机走来走去的邻居,心无负累,拍来拍去。他只是在放松地打量着这座小城和它的居民。他的照片里有那么一点儿平淡的同情,但你马上可以忽略这点儿同情,因为他的照片里同时还混和了一种对市井生活鄙陋粗俗一面的善意调侃甚至揶揄的意味儿。后来跟老吴一起说起摄影界流行的拍弱势群体边缘人群的倾向以及关于人道主义关怀的话题,我说这种倾向和说法当中大有问题,可惜不大人意识得到。老吴就说,什么关怀?关怀别人你也得有资本才行。我们是谁呀?我们就是弱势群体啊!听老吴说这话,你就知道他是个明白人,不装大尾巴狼。



1997年,苏州路38号。(吴正中摄)



2008年，山西路28号。（吴正中摄）

老吴拍的照片越来越多，涉及的面积几乎可以涵盖整个青岛老城区的每条街道每幢重要建筑甚至每个院落，登堂入室的照片也有一大堆。1999年秋天，我在他那间座落于铁山路上的潮湿的小居室里看了他大量的图片小样儿。我企图从这数量巨大的小样儿当中理出一个脉络来，复原出一个影像当中的老青岛。那个过程真是一种充满惊奇和快乐的折磨。我建议他按照社会学当中有关社区研究的分类关注与田野调查的方法来清理和结构这些本身就像城市迷宫一样的照片。为此我回北京还赶着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摄影的社会学功能》，还发表在那年的《中国摄影》杂志上。我从老吴的照片当中看到了一部分中国摄影师开始转向做这种大规模的城乡人文景观记录的工作，我希望在观照现实和进行影像采集的方法上能够与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一点儿经验。老吴显然是受了我的一些影响，日后慢慢地按照我说的这样一个结构思路来整理这些图片，并且开始有目的地、系统地、大规模记录老青岛现实变迁的各种个案和细节。在我的理解当中，他那数量极大的影像记录，无疑会成为青岛这座城市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变迁的视觉见证。我相信这些图片在未来有着难以估量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老吴也因此会成为这个时代中国城市影像记录方面最重要的摄影家之一。

但是，我也知道，这样刻意的影像记录仍然依附于当下中国因政治变动和国家经济发展策略而产生的各种行为本身。也就是说，正是这种变迁本身，使得他的这一部分图像具有了无可替代的各种意义和价值。而且从摄影本身的内容来看，这些影像仍然较多地关注到一些轮廓性的城市变迁，比如城市景观的变化、街道、民居的动迁，等等。这些影像具有较多的意义化的诉求，而且过度强调了影像的现实“记录”或者是“见证”性的功能。这会让老吴的影像工作与流行的价值标准又走到一起去了，而且也会与老吴一贯的那种放松好奇的四处打量和俯拾即是的任性拍摄大相径庭。

好在老吴很快就回过神儿来了，他知道是上了一当，也知道他不必按着这样一套意义化的说辞来继续他的工作。2000年以后，他开始使用一台廉价的佳能民用数码相机继续展开大规模的影像采集。涉及的拍摄范围仍然以青岛的老城区为主，但意味为之大变。2005年暑期，我在老吴家中电脑里看到他拍摄的数量极大的彩色数码图片，内容已经完全回到记录青岛平民生活的各种细节上来。他甚至放大了当年拍摄《小买卖》时的意图和心态，不再关注城市景观的重要变化，而将镜头对准世俗生态的方方面面。那些充斥街头的时尚广告、市民生活的低俗趣味、远离政治生活而渐趋细致绵密的寻常日子、不经意之时掠过的城市风景，经由这些繁杂多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彩色图像，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表现，从而构成了当代都市生活一种充满蓬勃元气与嘈杂混乱的世俗景观。看到这些内容繁复的图像，你会感觉到，经由数十年的政治动荡与空洞理想的不断破灭，经过消费时代商业金钱的次第冲刷，中国的平头百姓总算是与一直胶着的国家政治拉开了距离，世俗空间得以逐渐扩大。大家虽然过着依然如同蝼蚁一般的生活，但不再受制于同一种价值标准，不再困惑于一种意识的统制和驱使，起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渐渐有了自为的空间和自在的意思。所谓日月在天，也不再管着地下百草的仰仰荣枯，有一种平然的真实与静好！

但我知道，老吴不想这些。我也不再想跟他当面说说这些图片的什么意义和价值的废话。老吴气

定神闲地呆在他自己的世界和状态当中，他看这看那，没有什么意义表达的强制和精心操控的影像语言，也没有什么要去关注和见证城市社会变迁的动机与努力。他只是放松地在这座远离政治中心的风光无限的海滨小城四处转悠，随意地打量，与朋友吃吃喝喝，天真好奇地看东看西——以老吴五十多岁的年纪，竟然还有这种犹如童年的惊讶与好奇，哪怕是一砖一树，他都好奇。这好奇意味着一个人与这个世界有一种特别的关联，有一种观看的冲动与敏感。我看到了太多的照片，其中不乏诚恳和用心用力的作为。而且图像谨严整饬，字正腔圆，一如专业好手的伎俩，可是，你在其中看不到这种天真的好奇。看多了老吴的照片我会想，我们真也是与这种好奇久违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工作使然，先是觉得应当如此，继尔是必须如此，只能如此，最后也就觉得只是个如此这般，就像一种惯性一样。这与麻木不仁有什么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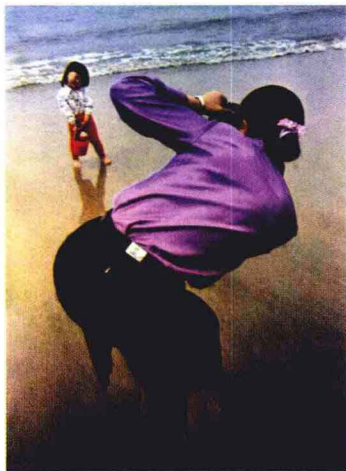
老吴的照片里当然还有揶揄和嘲讽，他甚至在这些年来拍摄的彩色数码照片当中放大了这种嘲讽的意味。你看他的这些照片看久了，总感觉他躲在取景器的后面，嘴角歪着坏笑着，但并无恶意地窥视着，继而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捕捉住他认为可笑的瞬间。他幽他人一默，其实也是在幽自己一默。你可以说，这样的揶揄姿态表现出老吴对越来越充满肉欲的当代城市时尚生活的不认同，甚至认为老吴对平素质朴的老青岛那种虽然破败，却也充满着人际温情的世俗生活有一种特别的留恋。但老吴会这样认为吗？我现在已经不能肯定他有这样听上去颇有意义的想法。在我看来，今天的老吴已经没有那么多意义化价值化的想法了。他无所思，亦无所期待。他顺乎自己的好奇之心，不理睬那些远处的人们聚于一处乱七八糟的想法和说法。他的摄影越来越像是路人的闲聊，聊过了，拉倒。那种样子，就仿佛是一菜农正午时分停锄歇息，瞅着一园子五花八门的叶子长起来，花也胡乱地开了一地，瓜也长得半大熟了，但是心中并无什么惊喜，也没有特别的热爱和期望，只是知道事情就这样成了，好玩，来年可过着平稳的日子。

2009年5月 于北京

（刘树勇：影像文化研究学者、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当青岛正年轻

颜文斗



1987年，第一海水浴场。

青岛还未出生时，中国的母体就一直孕育着这座城市。德国人来了，刀剑相逼，粗暴地剖腹产出青岛。它的出生是屈辱和无奈的，但它也是注定要出生的。我们说青岛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这也对。但单纯从经济地理和军事地理来看，即便没有外力的压迫，中国也会在贫穷积弱之极嘶喊着自然分娩出青岛，只不过时间会晚一些，因为青岛卓越的地理位置和山水形胜；因为近代世界政治、经济大势的激荡。胶州湾生长出这座城市，这是一个必然。

青岛的前身是个小渔村，深圳的前身也是一个渔村。青岛的出生，史册昭昭；深圳的崛起，广为传唱——“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祖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无论是炮舰砸门，还是伟人指点，皆是在叫“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不同之处，前者是强人夺宝，后者是弱者求生。表面上看，前者为外力剖腹生产，后者为国人发奋图强的产物。但深圳出生之际，虽然没有炮舰相逼，但国势也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门外强者环伺，这何尝不是一种外力相逼？好在我们的惊醒，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穷啊，不改革不得活！不开放没有路！青岛先生，深圳晚生。改革开放，是青岛再一次发育。本书就是记录青岛生长的一本摄影集。

1897年，青岛出生，迄今不过百年有余。一百岁的城市是年轻的城市。与西安、北京、南京、咸阳、洛阳、开封等等动辄就几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城市史相比，青岛正年轻。青岛至今还有高龄老人见证过青岛历史的几个重要转折节点。与青岛同期剖腹出生的还有南海之滨的香港，如果互为参照来考察这两个城市的成长，会给我们许多启示。青岛没有深圳的轰轰烈烈，没有深圳在改革开放上典型的象征意义，但青岛的变迁实在是更有历史的参照意义的。

年轻有年轻的好处——青岛，生而不久，其历史尚可最接近真实地触摸和还原。南京的乌衣巷、长干里我们耳熟能详，而今到南京尚能找到它的名位。但是，此时的乌衣巷经过无数次位移、拆建，已不是一千年前的乌衣巷。它的细节、它的生活、它的容颜，我们只能从史籍的碎片和考古的揣摩中略见一斑。更多的是一种想象，估计还多是错误的想象。青岛不然，它最早的房子、最早的街道、最早的人民、最早的什物，虽然也在迅速地变迁和消逝，但总有遗存能让我们直接触碰到、感受到并追寻这个城市的内心。青岛，是中国近代史的映射、是中国从农耕转向工业社会的一个标本、是农民打拼为城市人的实证。作为标本意义的青岛，是因为青岛正年轻。

当青岛正年轻，应该有人记录他的成长的，应该有人为它作起居注。如果我们想彻头彻尾地记录和理解青岛，就趁青岛正年轻。吴正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摄影家。他的摄影是历史记录，也是情感记录。

我们常问，历史有什么用？就像一个孩子的出生，我们要留下这赤子小手小脚的印模、珍藏其

一绺柔软的胎发、小心保存他的出生证明，而后我们会不断给他拍照，为他写成长日记，为他保存使用过的小零碎，为他在门框上划下身高记录的刻痕。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让小子知道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同时，也是我们将有限生命通过繁衍无限延续的一种精神寄托。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如果无所回顾，无从回顾，无所前行，我们必定生活在惶惶之中。人，生而有年，而回顾历史，历史则拉长了我们的有限生命，让我们感到生命和山顶洞人的历史有同等的长度。历史是面镜子，那是技术层面的结论。历史并不是总是美好的，但从精神层面而言，历史是温暖的双手，时时在抚慰我们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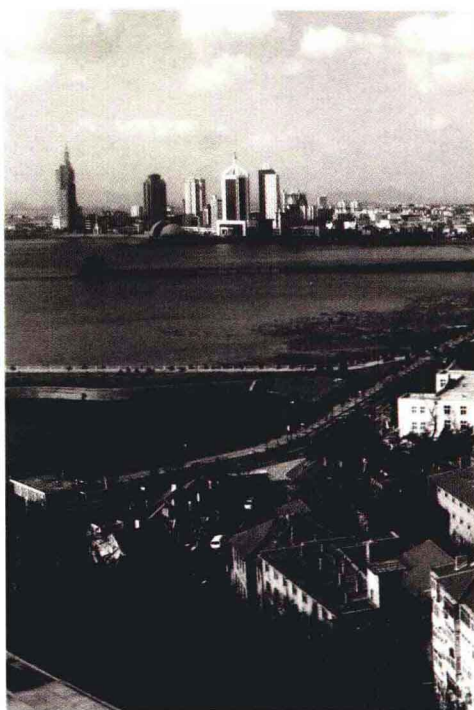
老吴是有名的摄影家，但摄影并没有带给他好的物质生活。他没钱、年纪也半百有余，按当下的标准算不得成功人士。是什么支撑他拍摄青岛的变迁？我想历史的温情同样抚慰着他、感动着他。历史的温情，当是他工作的动机。因此，吴正中的摄影，对待青岛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他的摄影是倾注了情感的记录摄影，并且是能将情感传达给读者的摄影。

这本书的宗旨是从青岛人的生活来表现青岛的变迁，尤其是表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青岛的巨大变化。但这本书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表现青岛的老街、里院、蜗居、老移民。这是青岛的过去、年轻青岛身上的老旧，是光亮青岛下不向阳的所在，是最可能被忽略的城市褶皱里的生活。这是年轻青岛身上正在更新、正在老去的细胞，转瞬即逝，所以这部分的记录也特别重要和感人。对于体察青岛的变化，这是不可或缺的图像。没有这部分图像，就建立不起青岛生活变迁的参照系。就纯摄影而言，这也是作者最见功力、最见感情、也是最重要的作品。

青岛正年轻，但她的第一代人民正逐渐老去，有如细胞的更新。他们是青岛第一代移民，城市的开拓者。青岛人不能忘记他们。青岛之外的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农民向城市迁移、扎根、奋斗为一个城市人的艰苦历程。在当下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许许多多的人们正在重复这个过程。这本书的青岛老移民告诉我们，对于大多数进城者而言，艰苦奋斗是个必然，草根生活是个常态，第一代移民注定需要付出更多更多方能被这块土地接纳。要经历整整一代人的努力，第二代移民方能从心灵里认同青岛这块土地，自然而然地说我是“青岛人”，而不是像他们的先辈说我是“即墨人”，我是“枣庄人”，我是“阳谷人”。

青岛正年轻，正在不断地发育长大，也不断在治病整容。消除病灶当然是对的，美体整容则肯定颇有不当。对历史街区的整治和利用，是青岛和所有中国城市都要检讨的。青岛年轻，本应最有条件保留真实完整的城市记忆，但如波螺油子（胶东路）这种城市胎记都整没了。“老北京，新奥运”本比“新北京，新奥运”这句口号有魅力、有价值多多了，但我们没有多少老北京了，所以只能说“新北京”，文化的遗憾莫大于此。如果巴黎、罗马以“新巴黎”、“新罗马”相招徕，那是对软实力的巨大伤害，至少对旅游业有重大的打击。青岛虽年轻，但青岛最重要的魅力正是它独特历史和历史风貌。如果青岛完全变成东部新区的模样，青岛就只剩下别个城市也有的海滨，这个海滨就不会再现“下饺子”的盛况。历史也是钱，请至少看在钱的份上——

青岛正年轻，她的新一代儿女则更前卫和开放。这一代人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颇有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表现。中年人在担心他们，老年人在担心他们——中国皆然，担心他们没吃过苦，又担



2002年，青岛西部老城区。



心他们受累。如果说独生子女是个问题，那是我们必须为历史所承担的代价。独生子女在承担前辈所犯错误的结果——他们其实很累。于他们而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家庭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会让他们的物质生活基本无忧。可能他们的的问题是，了解时尚甚于知道历史，知道域外甚于了解自己的城市。所以，真希望他们能看一看老吴的摄影，平心静气地看看其中的细节。

青岛正年轻，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变。这种变化主要是居住形态所改变的，从里院式居住到高层的套房，居住物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际关系的变化。这种变迁，也是中国皆然。但在青岛，人们从杂居里院搬到独立套房，人去楼空的里院则马上为新到城市的谋生者所住满，这种变迁和替换特别清晰。这又是具有标本意义的。

老吴关于青岛的摄影，给我们展示了多个层面的青岛生活，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参照，也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暖意。同时给青岛留下了大量具有博物馆意义的影像——多一个吴正中，后世就可少一个云山雾罩的历史学家。

今天是端午节，我家的门上插着艾，艾散发着艾香，这是附着历史的香味，让我和楚人屈子同处一个时空。在这艾香里写字看图，我也和美丽的青岛在一起。

2008年6月8日 端午节 于宜昌



徜徉在青岛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人强租胶州湾辟青岛为商埠（那时青岛是个小渔村）。至今，也不过百余年。然而，青岛的百年却是有喜有悲、鲜活而生动的：先是德国人占领，1914年又被日本夺占。著名的“五四运动”也正是因为“巴黎和会”允许日本继续占领青岛而引发。1922年收回后，又历经战火。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青岛又与这个新生的国家共荣共辱50余载，现如今，青岛已发展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旅游名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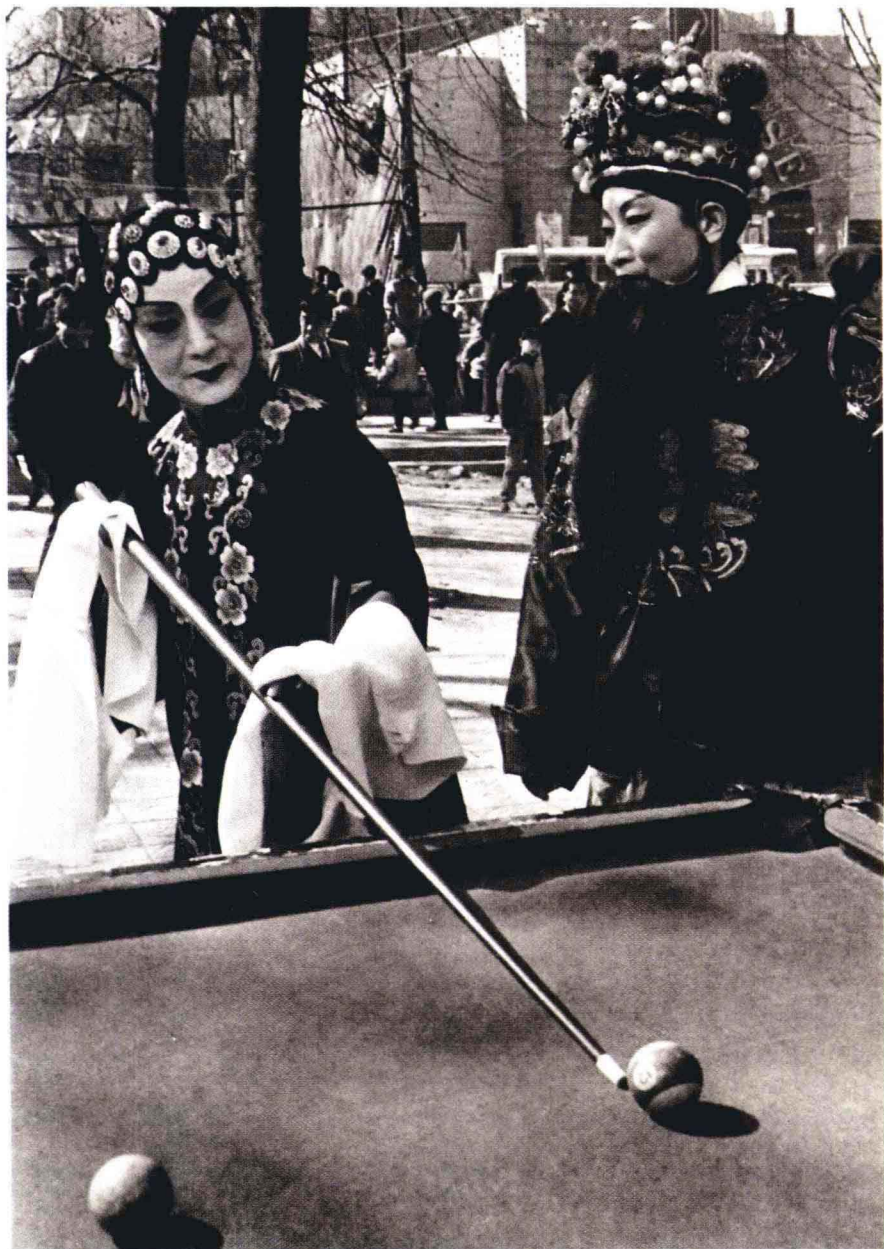
一个城市，如果没有爱人、没有朋友，这个城市的引力会骤然下降。但青岛不是！青岛有海，有古老的船歌。青岛有山，有坚硬挺拔的性格。青岛有泉，有婀娜青春的美女。在蜿蜒回转的老街晨光里，在轻柔起伏的海滨晚霞中，在信号山百年沧桑的历史刻痕间，青岛给人梦幻般的感觉。这种梦幻，即便你离开青岛，他的魔力仍然牵引着你。

青岛的心灵、青岛的面容、青岛的脉搏是怎样的呢？本节我们一起到青岛的街巷、公园、海滨，到痛饮啤酒处，到青岛人的婚礼上，到青岛的时空里徜徉。就像一个旅游者在刚到达时的浮光掠影，以期对青岛获得一个最初的印象。



1987年，中山公园。

1980年代，照相相还是一件不容易和隆重的事情。晚辈要为老人留下一张“她在丛中笑”的上半身美好的形象，于是将老人抬举到尖顶的卫生箱上。上面春花烂漫，脚下却摇摇晃晃。这张图片好像一个寓言——上半部是老百姓的希望，下半部则更接近于生活的现实。



1990年，儿童公园。
两位票友利用演出间隙学台球。